

事文類聚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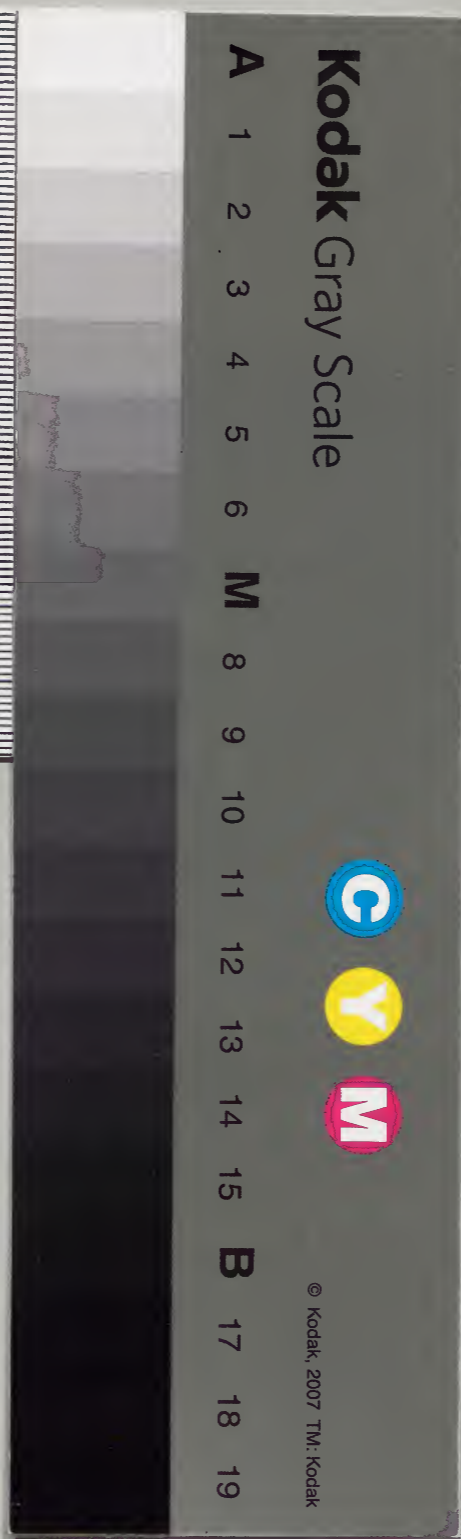
十七、十八

存
61
3

漢書門			
六	二	六	
五	二	六	
九	二	六	
一	二	六	
類號函架冊			

九	五	六	二	六
三	五	六	二	六
二	一	六	二	六
一	一	六	二	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126
冊數	61 (9)
函號	365 3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4
2
17

事文類聚前集

卅之一

十七

東京圖書館			
一	二	別	類
二	〇	五	書
冊	號	架	門
		函	類

不許帶出



新編

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

前集

進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淺草文庫

薦舉

舉自代

舉親

自薦

垂歿舉代並附

羣書要語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泰儒有內稱
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

之不望其報

儒行

上臣事君以人大畧

選賢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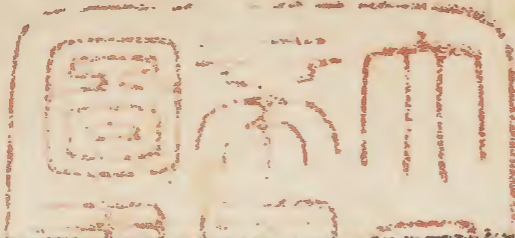
以報國

蓋勳傳

諺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班固

典引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



韓文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坡文

古今事實

無言幾失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今子少不賜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昭二十八

舉七十家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

薦六十家

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家韓子

舉爾所知

仲弓問政子曰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非此人不可

韓信亡去蕭何追之曰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

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房元齡曰餘人不足惜
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
晦不可

有味其言

漢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
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性廉又不治產卽奉
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間
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
有味其言也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
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

稱鄭莊

薦經學

漢匡衡傳揚興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
幕府海內所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
子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為狐白之裘而
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
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誠召置幕府貢之
朝廷必為國器

吾欲除吏

漢田蚡景帝皇后同母弟武帝時為丞相蚡以

肺腑為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千石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薦寵下士

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舉皆名士

韓安國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佗皆天下之名士人亦以此稱慕之

不容私謝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

不如一鶚

漢鄒陽諫吳王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龐參字仲達為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正亮竒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近置之

多士吳呂蒙廬陵賊起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鷲鳥雖百不如一鶚令蒙討平之

舉皆當才

鄧禹字仲華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

舉處士

陳蕃胡廣上疏薦徐孺子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孺子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增輝日月

薦恐人知

孔光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

拔十得五

蜀龐統字士元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今拔十得五猶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薦多卿相

荀彧字文若前後所舉命世大才終為卿相者十數人

不進不休

荀令君之舉善不進不休

一字拔人

初蔡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琊王衍書曰
蔡子居今之正人行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
拔人

山公密啓

山濤字巨源爲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
公奏舉無失才唯用陸亮尋賄敗濤爲冀州甄
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

以母言薦

吳隱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
賢明婦人也隱之執母喪每聞其哭輟殮投筋
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
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兄弟並舉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兗州刺史陶丘洪薦
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
正禮洪曰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
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桃李在門

唐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
仁傑曰必欲卓犖竒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
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
數日又問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
也乃遷秋官侍郎又曰云云卒用爲相又嘗薦
夏官侍郎姚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平州刺史
敬暉數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
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藥籠中物

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
以自資也脯腊膜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
疾疢門下充爲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
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被薦不知

仁傑爲相婁師德實薦之仁傑不知數擠師德
於外武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曰未聞武后
以告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

表薦布衣

蕭嵩爲左拾遺常與布衣張鎬爲友館而禮之
表薦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

一叟矣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

除吏八百

常袞當國凡奏請一杜絕之無所甄別賢愚同
滯及崔祐甫則薦舉惟其人未踰年除吏幾八
百負莫不諧允

爭令出門下

柳子厚以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藍田尉雋傑
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
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
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墓誌

一薦四人

韓愈與陸祠部書曰文章之尤者有侯喜侯雲
長者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詩當今舉於禮部
者無與爲比有崔群王者其文進而未止爲人
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此四人皆可以當首薦

三人交薦

韓愈荅楊子書云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
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士
之秀近又得李翱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
夫以東野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

李繼至而交說耶

奇寶橫道

韓愈薦樊宗師於袁滋相公書曰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

古靈薦賢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紹興初詔曰近得陳襄薦章章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審如所薦斯為盛矣今宜示百辟各舉所知

薦二臺官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東軒筆錄

夾袋冊

呂蒙正公為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卮

史

薦不示恩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公未嘗示恩意於人言行錄

殿直薦賢

有范延賞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因問曰天使汭路來還曾見好官負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負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郵中間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負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為發運使延賞亦為閣門祗候皆號能吏也筆錄

我薦彼攻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

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賢太尉

恩戒已出

王沂公曾爲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爲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却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寧受百欺

呂正獻旣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童蒙訓

未用復薦

程顥奏狀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勸苗振公事竊謂近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者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然試之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能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

薦張橫渠

呂公著薦張載脩身講學為關右士人師表且深知邊境利害上特召對以為崇文院校書公又言載老矣宜任以事

薦程伊川

呂正獻公與溫公同奏舉河南處士程頤乞特加召命待以不次詔以為潁州推官國子監教授不就又以秘書省校書郎亦不就已而召對便殿拜崇政說書乃受命議者譏頤辭卑而居尊呂家傳

上當求下

程伊川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湏臾客將云有一官負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薦歐陽公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 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

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 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 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 上從之

不識其面

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知所薦

不受籠絡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無書獲薦

不干人薦

滎陽呂公希哲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薦舉以爲後生之戒 童蒙訓

更薦范公

范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

薦張密學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之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纔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

東軒筆錄

力遏勢要

李師錫改京官 仁宗覽其薦者三十二人師

錫乃使相王德用甥婿 上曰保任之法欲以

盡天下之才但薦勢要孤寒何以進乃與師錫循資

亦不果薦

梅聖俞以陰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亦不果薦

歐陽作詩序

遜薦時賢

劉錡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並薦之

材館錄

虞允文爲相懷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雄胡銓張震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行狀

祁奚舉解狐

以下係舉讎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 左襄二

解狐舉荆伯柳

解狐與荆伯柳爲怨趙簡王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韓子

舅犯舉虛子羔

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虛

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說苑

蕭何薦曹參

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相有隙至何死所推惟曹參

蔣欽薦徐盛

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亦稱其善孫權曰君欲慕祁奚耶欽曰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畧今大事未定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能權嘉之

祁奚舉子以下係舉親

魏子謂成鱣曰吾與戍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戍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謝安薦兄子

符堅強盛邊境數被寇侵朝廷求文武將鎮禦
謝安以兄子元應舉郗超嘆曰安違衆舉親明
也元必不負竒才也

仁傑薦子

狄仁傑子光嗣爲司空丞武后詔丞相各舉尚
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後稱職后曰祁奚內舉
果得人

韋貫之舉弟

韋貫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議者不謂
之私

祐甫多親故

肅宗謂崔祐甫曰人言卿擬官多親故何也對
曰陛下令臣薦擬庶官夫薦擬者必悉其才行
如不聞知何由得實帝然之

曹侍中薦子

曹侍中將薨車駕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
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燁與煒材器有
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 上問優劣對曰燁不
如煒已而果然凍水

文穆薦姪

呂文穆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

舉其表弟

程顥為御史 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居首行狀

伊尹干湯以下係自薦

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東方朔傳

郭隗自薦

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吾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誠得賢士以共圖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遂以樂毅為上將軍破齊戰國策

冶躍之金

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鄒大冶以為不祥之金 借用

毛遂自贊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食客文武具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以滿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備負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先生未有所聞毛遂曰臣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遂以為上客

方朔自譽

東方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漢士自鬻

漢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東方朔傳

張敞上書

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張敞上言請自治之

王霸自陳

光武過潁陽王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曰臣援歸身聖朝本無公卿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也

獻文不報

唐舒元與獻文闕下不報上言自言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呂蒙舉代 以下係自代

呂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深長才堪負重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

漢獻紀

鍾皓舉代

陳寔出於單微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

漢質紀

韓愈舉代

韓愈薦錢徽自代表云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

管仲舉代 以下係垂歿舉代

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

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何如對曰自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進用三子三子專權

蕭何舉代

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固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丙吉舉代

丙吉病上問可以自代者吉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上固問吉乃曰西河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為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謹此三人能在臣右上許之相次用以為相

周瑜舉代

周瑜病因上疏曰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肅傳

羊祜舉代

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

晉世祖紀

王旦舉代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又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旦死歲餘卒用準爲相藍元震云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覘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

邪其真不識馬邪

爲人求薦書

韓愈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覘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于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

三上宰相書

韓愈

前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云云今若聞有以書上宰相而求仕者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天子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適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簪其冠干干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再上

書云向上書及所爲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淵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 三上書云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吐握之說焉

古詩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韓愈

鄴侯李泌之繁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負無地寄一足我雖官

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

贈崔斯立

韓愈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與南望愁群山攢天崔嵬凍相映公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群公賜食罷驩騶踏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鑒裁密豈念幽桂遺綦管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碑兀未可攀

律詩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

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
窓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
上天

詩話

近水向陽

范文正知杭州蘇鱗爲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
往皆獲薦書獨鱗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
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
文正薦之

作詞謝薦

呂申公累乞致仕 仁宗不允他日復扣便座
度不可留因詢曰卿去誰堪代者申公曰知臣
莫若主 陛下自擇堅問之乃引陳文惠曰
陛下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
任老臣鎮安百度周知天下無如陳堯佐 仁
宗然之堯佐遂大拜極懷薦引之德因作燕詞
携酒過之申公使之歌焉

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
穩許爲鄰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
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

重朱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莫愁調
鼎子無功老於廊廟而醞藉如此 湘山野錄

因詩論薦見僚屬部

薦而大用

王荆公薦進一二寒士位侍從初無意於大用
也公去位後遂參政公作小詩寄意云本種醪
醪架金沙只謾栽自矜顏色好飛度臙前開 曹
愷詩話

不願其薦

張鑄以京東轉運使降通判太平州時葛源為
提舉取張脚色欲發薦狀張以詩與之云提司
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一階若發薦章求脚
色下官蹤跡轉沉埋 倦遊錄

辟舉

羣書要語

聘名士禮賢者禮 吏職滿歲宰府
州郡廼得辟舉 左 雄 疏

古今事實

謹簡乃僚

穆王命伯景為周大僕正曰謹簡乃僚

自辟其屬

漢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今自辟故
河南守吳公召賈誼致門下 孫寶明經張忠
辟寶為屬楊震辟杜喬胡廣辟李膺

辟而不用

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
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
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
遂投劾而去周燮等傳序

為親而喜

後漢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為郡守義以
手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
不仕奉歎曰往日之喜乃為親也力田不如逢
年善任不如遇合 太史公云

羔鴈成群

陳群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
同時旌命羔鴈成群當世靡不榮之 續漢書
投傳而去

豫州刺史周景辟陳蕃為別駕從事蕃以諫諍
不合投傳而去 **注** 傳符也 本傳

辟謝安

謝安及弟萬廢黜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
相溫請爲司馬發新亭朝士咸送旣到溫喜甚
言平生歡笑竟日安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
如此客不

下車連辟

晉江統字應元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
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
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
此者不統舉鄒覽爲賢良阮脩爲直言程收爲
方正時以爲知人

表留幕府

唐太宗爲秦王府屬多外遷房元齡曰如晦王
佐才表留幕府

幕府得人

裴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仍以刑部尚書
馬摠爲副太子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
司勳負外郎李正封都官負外郎馮宿禮部負
外郎李宗閔等爲兩史判官書記度傳

屈數旬客

唐韋思謙傳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思謙為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此府耳

使主留後

郭子儀辟杜黃裳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後諸將驕蹇者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

法不敢私

儂智高叛仁宗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青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聞者大駭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予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南豐雜誌

幕府名士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名士聞見錄

書局辟官

司馬公光作通鑑英宗命置局祕閣以其所

素賢者劉放劉恕范祖禹爲屬又奏其子康爲
檢閱文字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

客可爲師

范文正公言幕府辟客湏可爲師者乃辟之雖
朋友亦不可辟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徐泗濠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帥南陽公自御史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
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凡二人其一人
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玉朝今爲尚書禮部郎
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
觀察判官其一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換
祕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
所辟實所謂宏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
苟有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
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
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
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

以紀之

送石洪處士序

送温造處士序 並見僚屬門

古詩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 辭辟命作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
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
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
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韓愈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
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
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耻去去事方
急酒行可以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交代

羣書要語

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中庸顏淵
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語瞠乎其

若後莊子卻行以求及前人莊子更有三品有
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
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

直者出錢顧之一月二千是謂踐更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徭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

漢昭紀注

古今事實

舊政告新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舊貫不改

魯人為長府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何必改作借用

及瓜而代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左莊公

將死授政

鄭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左昭二十

反間代去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

死子立為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不下者兩城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於是惠王使劫騎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遂降趙趙封樂毅曰望諸君田單後與劫騎戰沒詐誑燕軍遂破劫騎於即墨下

蕭規曹隨

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本傳蕭規曹隨

功若大山揚雄傳

前召後杜

後漢杜詩遷南陽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以嚴繼寬

班超為西域都護年老求還詔以任尚代之尚謂曰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而蠻夷懷鳥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尚私謂

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
至數年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按校代者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
夫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延壽在
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聞知即部吏按
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各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望之遣御史案東
郡具得其事延壽竟坐棄市

謝令不去

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舡不
得進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
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我棄彼取見同列門

代者挾怨

晉王述為會稽太守以母喪居郡境王羲之代
述止一吊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詣已如此者
累年羲之竟不顧

垂成而代

祖逖為豫州刺史大興攻討北地遂平由是黃

河以南盡爲晉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逃方當
推鋒越河埽清冥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爲都督
逃意甚快感激發病有妖星見俄卒于雍丘

狗尾續貂

晉趙王倫篡位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
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借用

糠粃在前

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
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借
用

不改前政

謝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前代人不易其
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移變使無跡可尋晉恭
紀

門生爲代

范津初薦傅燮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
去燮傳

遭謗除代

梁江革爲廬陵王長史行江州府事正直自居
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言革惰事好酒

以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爲之語曰故人不道
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各任所長

歐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
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
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才性不一強其所短
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

神道碑

爲代懷恚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
傳正端初爲少卿堅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詬曰
子觜尖如此誠姦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秦
名在法當釋自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爲淮
南轉運副使既及瓜堅老自郎官出爲代既再
見端初頗省其面目猶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
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
比也堅老荅曰風采堂堂固非其所見但不知
比往時觜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悟

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託契子孫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

童蒙訓

詩話

同年為代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皆狀元及罷相領青又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

樂人餞詩

楊叔寶郎中興眉州人言頃眉守視事後三日

作大排樂人獻口號其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

賀灾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召優人謂曰大排致

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用此一首湘山錄

笑啼不敢見鏡門

謫罰

羣書要語

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尚書注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舜典屏之遠方書

注 緩死申恩徙於瘴癘六帖投荒六帖左遷同

上 紕爵禮免所居官漢書逐臣遷客六帖繫縲

之臣左信無罪而棄逐騷俟罪荒陬騷注故事

有百適者斥陳遵傳頻謫遠郡削迹朝端李邕

詩句溪行防水弩野店避山魈張祐寄遷客

古今事實

去四凶

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

三已無愠

令尹子文三已之無愠色

直道三黜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楚囚南冠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問其族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遂釋之成

行吟澤畔

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為懷沙賦沉汨羅而死

居常鞅鞅

高祖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稱病不朝居常鞅
鞅與絳灌等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
臣曰大王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伍

受辱獄吏

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
乃書牘背示之勃既出口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
知獄吏之貴乎

誼謫長沙

賈誼謫為長沙太傅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鵬似鸚不祥鳥也誼居長沙卑濕自傷以為壽
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獄吏踏蹴

陳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踏蹴蕃曰老
死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廩假否

書空咄咄

殷浩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
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恠事四字而已浩甥韓
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
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闔戶避謗

陸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鹽菜由狗竇中端坐抄藥方兒姪亦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上問爾峽中過聞陸贄何面孔具以狀對上惻然拜太子賓客已卒

丁用晦芸田錄

獨未救拭

唐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救拭獨子厚與猿鳥為伍

伎心陰責

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

劉禹錫曲江序

貶死朱崖

新繁縣有東湖德裕為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

七九之讖公卒見夢於令狐絢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絢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乃白于帝得以喪還瑣言

謫居喪母

柳宗元謫永州司馬侍奉太夫人河東縣君温清未嘗見憂終于州之佛寺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寃無窮墓誌

春州惡地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它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寘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湘山野錄

直言遭貶

唐質肅公介爲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

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
既貶而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
召用焉言行錄

居亭主人

丁謂既逐李文定於衡州遣中使賫詔賜之不
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乘之救之得免謂
因肆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
沂公參政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
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密謀
去之以置多山凌勅謂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
議不以爲非也龍川志

失明遭貶

范忠宣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
仕章子厚戒堂吏更不得上貶公永州安置公
怡然就道或謂公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
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
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
矣

爲子所累

陳了翁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其子正彙幹蠱

錢塘聞蔡密詫說蔡京之福厚其事有動搖東
宮之迹不敢隱默乃自陳于帥司蔡薤時爲杭
帥方與京叙宗盟結死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
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制獄獄辭果不右
正彙而公亦連逮開封尹李孝偁脇誘公使證
正彙之妄公曰正彙聞蔡京將不利於社稷傳
於道路遽自陳告瓘豈與知若瓘以所不知忘
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
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况不欺不忒平昔所以
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
乎蔡京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於諫省亦不
待今日語言間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
對失聲嘆息謂公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
依此供狀其後獄具正彙猶坐所言過實流竄
海島公亦有安置通州之命

遺事

携母貶所

紹聖初黨禍起劉安世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
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
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憇樹下有
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

動也蛇若相向者乂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
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聞見

失儀被謫

真宗朝張文定公齊賢元會上壽以微醺進止
失容坐謫安州其麻曰仍復酣營杯觴歌傾冠
弁盖謂是也青箱雜記

崖州爲大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
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爲崖州司戶則崖
州爲大也聞者絕倒

寫黨錮傳

黃山谷謫宜州時黨禁甚嚴倅餘若著爲之經
理舍館一旦請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
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
卷僅有二三字疑誤次年遂仙去

挈子隨侍

東坡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病所侵蠻蜒
所侮肯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懽
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毳又率衆爲大
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大臣猶以爲未足

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甍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墓志

遇雨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箬笠戴之着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

僦屋獲罪

紹聖中蘇轍貶雷州就州人吳國鑑宅居為創一小閣元符初本州走馬承受段諷言其事詔提舉董必具實狀以聞必至雷置獄根治詔轍移循州知州張逢以下降罰有差國鑑編管

民居不僦

蘇轍謫雷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及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

杜門莫見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卜居許下多杜門不通

賓客有鄉人自蜀中來求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旣不得見則謀之閹人閹人使待於亭旁如其言復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

盡呼相公

陳瑩中云嶺南人見逐客不問官之尊卑盡呼相公豈非相公愛遊此乎近日瑩中赴龍城士

折旁贊記

以義相勉

鄒浩除言官有田畫者與浩善一日報立皇后劉氏畫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鄒以書約畫會穎昌自云得罪責昭州留連三日臨別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都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外能死人哉願母以此自滿事畧

貶中喪子

趙忠簡公鼎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旣行

又喪長子嘗有帖云知舊多勸讀佛書使釋迦老子聞鼎此事亦當感動

客至對卧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卧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時相詭詐

秦會之千鬼萬恠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也恣恣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文定飯意極拳

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朱語錄

階官安置

本朝舊法貶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今吕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 竢罪長沙 仄聞屈原兮 自湛汨羅
 造託湘流兮 敬弔先生 遭世罔極兮 廼墮厥身
 鸞鳳伏竄兮 鴟鵂翔翔 闌茸尊顯兮 讒諛得志
 聖賢逆曳兮 方正倒植 謂隨夷溷兮 謂跖躄廉
 莫邪為鈍兮 鈇刀為銛 幹棄周鼎 寶康瓠兮 騰
 駕罷牛 驂蹇驢兮 驥垂兩耳 服鹽車兮 使麒麟
 可係而羈兮 豈云異夫 犬羊鳳凰 翔于千仞兮
 覽德輝而下之 見細德之險微兮 遙矐擊而去
 之 彼尋常之巧 賣兮 豈容吞舟之魚 橫江湖之
 鱣鯨兮 固將制於螻蟻

囚山賦

柳宗元

楚越之郊 環萬山兮 勢騰踊夫 波濤紛對 迴合
 仰伏以離 迥兮 若重墉之相 褒爭生 角逐上軼
 旁出兮 其下坼裂而為 壕欣下頽 以就順兮 曾
 不畝平而又高 沓雲雨而 漬厚土兮 蒸鬱勃其
 腥臊陽不舒 以擁隔兮 羣陰呀而為 曹側耕危
 穫苟以食兮 哀斯民之 增勞積 林麓以為 叢棘
 兮 虎豹咆囀 代狴牢之 吠嗥胡 井管以 管窺兮
 窮坎險其焉 逃顧幽昧之 罪加兮 雖聖猶病夫

賈誼集卷之三

六

嗷嗷匪兕吾爲桺兮匪豕吾爲牢積十年莫吾
省者兮增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
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謫九年賦

劉禹錫

莫高者天莫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
之病至於數極又曰稽天道與人紀咸一憤而
三起去無久而不還夢無久而不理何吾道之
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

古詩

世目爲風詩爲唐介作事見言事門

梅聖俞

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
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嫉願條一二事臣
職敢妄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
都委曲媚貴暱銀璫挿左貂窮臘使馳驛邦媛
將夸侈中金齋十鎰爲我寄使君奇紋織織密
遂煩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紅經緯金縷排科闢
八七比比雙蓮花篝燈戴星出幾日成一端持
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璨然驚上
目遽爾有薄詰旣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

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
臣今得粗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
甲乙是惟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
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
公奚以身自卹君旁有側目喑啞橫詆叱指言
為罔上廢汝還蓬華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鑕
雖令禦魑魅甘且同飴蜜既知弗可懼復以強
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畢介也容甚閑猛
士膽為慄立貶嶺外春速欲為異物內外官恂
恂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誰襄執左石筆謂此
儻不容盛美有所拂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
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苦
倉卒亟許遷英山衢路猶嗟咄翊日宣白麻稱
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壞絮虱其間因獲
利竊笑等蛇鷁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駘駘毒蛇
噴曉霧晝與嵐氣沒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
存亡未可知雨館愁傷骨飢僕時後先隨猪拾
橡粟粵林多殺天黃甘雜丹橘萬室通釀酷撫
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来弄鳴瑟山水仍奇
恠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

梅子真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慙况茲別乘秩

雜興

梅聖俞

蘇舜欽監進奏院用例鬻故紙祠

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

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皆

坐斥劉謂時宰賈昌朝曰為相公

一網打盡故聖俞作此詩

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

眾賓雖云九客沮未已一客嗔古有弑君者羊

羹為不灼莫以天下士西北首陽人

跋東坡和陶詩

黃魯直

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

明詩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

味乃相似

律詩

負譴後題干越亭

劉長卿

南天愁望絕亭上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

處人生涯投嶺嶠世業陷邊塵江入千峯暮花

連百越春秦臺憐白首楚水怨青蘋草色無征

路鶯聲傍逐臣獨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

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
流落誰相見空憐鷗鷺親

楊大年最喜此篇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
除弊事豈於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
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
江邊

送唐介之貶所

李師中

孤忠自許衆不與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
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已
死姦諛骨尚寒天意若為宗社計肯教夫子不
生還

送唐御史

仲訥

力犯雷霆衆共危遠投魑魅獨為宜忠州學業
真無負高廟神靈固有知自倚聖明容直道
未甘憔悴死荒陬滿朝卿相多公議莫把文章
作楚詞

夏日登車蓋亭十絕

蔡持正

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須隨溪潭直上

虛亭裏卧展柴桑處士詩

一川佳景踈簾外四面涼風曲檻頭綠野平流
來遠棹青天白雨起靈湫

靜中自足勝炎蒸入眼兼無俗物憎何處機心
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
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西山髣髴見松筠日日来看色轉新聞說桃花
巖石畔讀書曾有謫仙人

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葉底出巢
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

來結芳廬向翠微自持盃酒對清暉水趁夢澤
悠悠過雲抱西山冉冉飛

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古人不見
清風在歎息思公俯碧灣

溪中曾有戈舡士溪上今無佩犢人病守翛然
唯坐嘯白鷗紅鶴伴閑身

喧逐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濱如帶溪流
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

戲答劉文學

黃魯直

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
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
詩話

鬼門關

交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
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唐李德裕貶崖州經
此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在何
處生度鬼門關

到海十里

寇準再相天禧末爲丁謂所誣再貶雷州司戶
及境吏以圖獻抵海岸凡十里公恍然曰少時
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耳
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崖州相逢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
貶衡州別駕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
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
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
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
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主

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
當來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
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歸田

乘桴浮海

東坡紹聖四年自惠州再責昌化寓城南天慶
觀初軾與弟轍相別渡海既登舟笑謂曰豈所
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耶元符間徽廟登
極量移廉州由澄邁北渡有九死南荒吾不恨
茲遊竒絕冠平生之句

北路荆棘

哲宗即位宣仁垂簾蔡確拜左僕射其弟碩
賊敗確謫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十絕句知漢
陽軍吳處厚箋注以聞其畧云五篇涉譏諷何
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劔逐青蠅以譏讒譖之
人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譏新進
用事之人謗訕君上睡起莞然成獨笑方今朝
廷清明不知確獨笑何事矯矯名臣郝甌山忠
言直節上元間按郝處俊安陸人封甌山公唐
高宗欲遜位天后處俊上疏諫曰天子治陽道
后治陰德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諫

此事正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間也皇太后垂簾
遵用章獻明肅故事確指武后以比太母又
云歎息思公俯碧灣按詩綠衣我思古人實獲
我心者衛莊姜妾上僭而作也確以處俊為古
又歎息而思之其意可見沉沉滄海會揚塵謂
人壽幾何尤非佳語宣仁盛怒令確分析終
不自明時文潞公平章軍國事范堯夫位宰相
范公曰來日進呈持正事當如何潞公曰踰嶠
范公曰此一條路荆棘久已生合相公不宜踏
開王存正中為左丞深贊其說翌日簾前范力
爭不勝再拜請從此辭將下殿復奏曰昨日王
存與臣論同今當俱去存蒼黃不知所為亦拜
明日范公罷相正仲亦出更無押入之禮持正
坐貶新州大臣得罪度嶺自持正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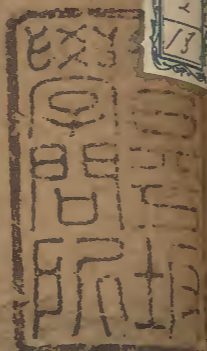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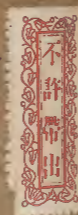
東文類聚前集

卅二之三

十八



館書圖京東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類書類
冊	號	架	函	





建安祝穆和父編

淺草文庫

退隱部

閑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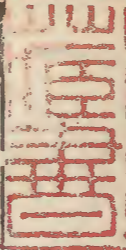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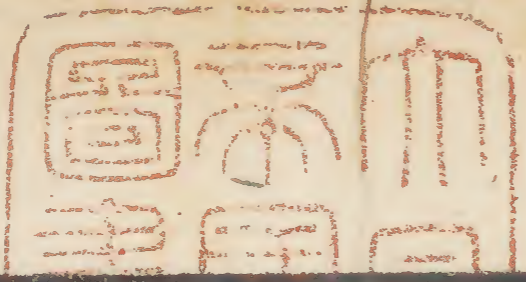
羣書要語

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莊子進不入以離尤

兮退將脩吾初服楚詞製芟荷以為衣集芙蓉

以為裳同上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梁

疎傳絕意乎寵榮之事潘岳賦



詩句 戀花林下飲愛草野中眠姚合 睡輕可忍

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鄭守愚 行抽手版付

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韓 解組便為寒處士輕

簑短笠伴春鋤歐 有時醉倒卧溪石青山白雲

為枕屏花間有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歐

古今事實

醉尉見呵

李廣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

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灞陵尉醉呵止廣

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後一段見報備門

不當治產

漢楊惲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友人安定

太守孫會宗予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

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後一

段見農家門

閉門自保

馮衍字敬通以交結外戚由此得罪西歸故郡

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

辭官屏從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
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
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
惟求人不識耳王荆公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
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
嘗敢以人代畜也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
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
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
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
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
爲誰也宦遊二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
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舡具體

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未及昏
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
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
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
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
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
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
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
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
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
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
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
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揚柳枝新詞十數章放
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屢及鄰杖於鄉
騎遊都邑肩輦適野輦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
數卷輦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
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
約千餘篇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
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
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

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
潤屋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
數萬傾財破產以至于妻子凍餓柰吾何設不
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
有所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盃觴
諷詠之間放即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
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
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
甕箕跪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
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
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
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
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
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
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醖醉又引數杯兀然
而醉旣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
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
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
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
開成二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盡白髮半禿

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箕踞軒記

唐子西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偃
僂跼縮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
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
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然不拘禮法者之
所爲也以之事上則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
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之遇衆人則有所不
爲予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

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日視上
帶則輒取恠怒方且遠讒畏譏規規然從事於
禮法柔聲和容歛版磬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
世惟恐其不悅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
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
及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往往獨遊於此解衣盤
礴箕踞於胡床之上含瓜賦詩曝背閱書以釋
其忽忽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爲之蕭然
足以見其誕率如此而猶有所畏而誕率之性

終不能少貶亦施之處已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為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

古詩

封丘作

高適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祇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本家盡道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街君命且遲迴乃知梅福徒為耳却憶陶潛歸去來

律詩

閑居

張籍

東城南陌塵紫幘與朱輪盡說無多事能閑有幾人唯教推甲子不信守庚申誰見衡門裏終朝自在貧

安分

邵堯夫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俗事心下自清涼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

勝別思量

遣興

韓愈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
兼身事須着人間比夢間

北門

王介甫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灑灑時細數落花
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靜居

李宗易

大都心足身還足祇恐身閑心未閑但得心閑
隨處樂不須朝市與雲山

林下

邵堯夫

老來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
閑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簷
雪飛時軟布茵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
家身

省心

邵堯夫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須感感向平生卷舒在我
有成算用捨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
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来掉
臂行

詩話

徒言退閑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韋丹與僧靈澈為忘形之契寄澈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子午歸休計五老峯前必共論澈酬詩曰年老心閑無外事麻衣坐草只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雲溪友議又趙嘏云早晚粗酬心事了水邊歸去

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

還自來是豈能湏臾忘情於軒冕耶余嘗於驛舍見人題壁云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余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遜齋閑覽

二龍閑卧

熙寧四年呂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與康節温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一日對康節長嘆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

新進險薄之士故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哉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處顥以詩解之曰二龍閑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待云

致仕

知足附

羣書要語

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

則必賜之几杖曲禮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曲

禮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老九章太史公

曰今有無祿秩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

命曰素封史記脫簪公府歸杖私門狄梁公表

詩句

紅旗走馬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白樂

天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几唯知白日長謝景山

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
魏野贈萊公千重浪裏隨流出百尺竿頭試險回
宋公序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杜

知足 知足常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莊子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地而榮望以足莊子

古今事實

祁奚請老

祁奚請老因致仕也特為中軍討舉其子午代之

張良稱病

張良素多病乃稱病曰臣家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為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辟穀不仕

二疏歸老

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即日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黃金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

二大夫又云歸鄉里日請故舊賓客相與娛樂
數問其家金尚有幾斤趣賣以供具

萬石歸老

萬石君以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過宮門闕
必下車趨見輅馬必式焉

大議每咨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議數遣
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
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懸車為榮

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懸安車以為

榮傳之子孫

愍勞以事

龔勝邴渙俱乞骸骨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
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勞大夫

掛冠城門

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逢萌謂友人曰
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
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掛冠神武

陶洪景與從兄書曰昔仕官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掛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白衣尚書

鄭均為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以歸帝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號為白衣尚書

角巾歸第

羊祐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館之虛

陳情求歸

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遂以書陳情於徐勉言已老病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加鼓吹而已

鍾鳴漏盡

田豫乞遜位曰年過七十而以位居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罪人也遂稱疾

結香山社

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結香山社自稱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

爲游賞之樂

作三休亭

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
作亭名曰休休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
而贖三宜休

乘牛車歸

太尉李晟元卓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
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寮追送盈塗
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廕草廬

作綠野堂

裴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閹豎擅威天子
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
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燠
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
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懽不問人
事帝知度年雖老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
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丐還東都真拜中
書令師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巳宴群臣
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老成識君恨不
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方春慎疾爲

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
可進使者入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

跨駟入市

杜佑爲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訖
跨之著簾布襪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即足矣後
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
曰在吾計中矣

禹錫嘉話

富貴知止

李靖足疾懇乞骸骨帝遣岑文本諭旨曰自富
貴而知止者蓋少朕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
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

請老就養

蕭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退修葺園區優游自
怡而子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
年踰八十士艷其榮

耄忘致仕

大中十三年元會柳公權稍耄忘先群臣稱賀
御史劾之議者恨其不歸事成通初致仕

父子謝事

李東之子孝基與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

美之以比二疏

燈下特召見上元門

致仕著書

參政趙公槩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賜詔曰當置座右以時觀閱

告老辭闕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温

密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燕者三賜詩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野服見客

范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人各有志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志也

免為描畫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門生蔡承

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
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爲後生輩
描畫盡惟有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倦遊錄

每言國事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
言交趾叛詔鄆逵等進討公言海嶠險遠不可
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
來爭河東地界 上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
不可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行言行錄

草闕躡躡

近年或有乞致仕者親戚相恠且痛其死矣予
同年仇伯玉粹夫爲戶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
未幾逢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有疾亦未當告
老不知何爲也粹夫善恢諧乃告曰前日兒子
亦自馮翊奔而來以爲死矣且來草闕躡躡一
巡又云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
農忽得目疾乞官觀已而掛冠年六十二矣恐
四方親友驚歎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
乞骸以去敢希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

民之至樂 王彥輔塵史

三樂自足 以下係知足

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 家語

三者自足

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莊子

自若有餘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貂狐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適終身道然 列子

安步當車

顏蠋曰安步以當車蔬食以當肉 戰國策

見幾而作

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
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
共樂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
海以行自謂鷓夷子皮耕于海畔致產數千萬
齊人以其爲賢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
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盡散其財分與知友鄉
黨止于陶自謂陶朱公○顏師古注言若盛酒
之鷓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弛張也

官六百石

後漢郗渙兄曼容養志自脩爲官不過六百石
輒自免去 龔勝傳

妻諭知足

王章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
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

但取僅足

馬援兄子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僅足乘
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

八十日令

淵明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

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但少一死

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欲與宗預共詣瞻謂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宗預傳

濁酒一盃

嵇康曰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契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絕交書

山資已足

宋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曰此郡沃壤珍貨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祿豈須多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高祖紀

不市田宅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飢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

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
賴子弟酒食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唐紀

灌園掇薪

元延祖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
飢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爲有生之
後過此吾不思也無結傳

不言產業

有勸岑文本置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徒步
入關望不過祕郎縣令耳無汗馬之勞以文墨
致位中書令亦極矣何得更言產業乎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楊巨源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
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
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
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
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
不相及今楊與二踈其意甚異也予忝在公卿

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駟道邊觀者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大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其樹吾先人之所種也其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館閣諸公送胡正字詩序

洪景廬

前二年詔起胡先生於建安以司直廷尉先生辭曰臣某老矣春秋七十有四居山林莖莖自足官于朝非壯有力而材者不可臣老矣誼不得奉詔天子攬其章換以中祕書官使無累

職事益自養先生不得辭來來數月又請曰臣不能使老復少今形容膂力又不逮前時而陛下留臣無爲也於是宰相言胡某半世爲官進不能以寸願加寵秩之益廣聖世貴老貪賢之義即日拜八品京官予祠祿使歸歸有日館閣之士八人舉故事載酒殺祖之於國之東門之外相屬賦詩番易洪邁獨拱手言曰先生之去美矣而其所以去則不可夫翹關超乘擊劔馳馬加一日之老亦億耳况過七十者乎至於雍容在廷標榜後進坐乎安車蒲輪之上懼不能老而已而先生去之是使黃髮番番之士終

不一朝居也且陛下擇官以處奉錢廩粟歲時諸恩澤甚厚非所謂無人乎子思之側滿朝賢大夫注意高仰無公孫子反目事固之嫌儒生學士執弟子禮恐不得一解顏笑無有驪駒狗曲之誚而先生居之若不釋然者往來屑屑不憚煩於道路吾黨之士未有所聞於先生若之何同舍生喟曰疇昔之歲先生且對延英以病告上書公車卓卓然五千言今皆畧施行其有補於朝廷多矣子之云云柰何邁竦然曰邁

有罪酒闌諸公詩且成邁醉不遮愧不暇詩獨
叙其所以然者

登華旨見華山門

致仕後客位咨目 朱元晦

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
居野服爲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某
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
蒙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
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
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
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
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
免有拘攣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
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 祖
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
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移艱難迎候不時攀送
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又大
幸也某恐悚拜聞

某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享祀已廢其
禮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應受者並告權免

庶幾還答之間不至欠闕禮數而又可以
免於趨避覆跌之虞千萬幸甚某又上聞

古詩

詠史詩 五言

張景陽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
二踈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
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
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
四座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

和潞公超然臺

蘇子瞻

我公厭富貴常苦勲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
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吟成超然詩洗
我蓬之心嗟我本何人麋鹿強冠襟身微志空
大交淺言屢深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
酒錢盡煩公揮橐金

律詩

樂天洛中高退十有餘年度日娛情
惟詩與酒追遊唱和一時名輩著在
文籍醉後寄裴晉公云

抖擻塵纓捋白鬚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下
懸車後醉倒狂歌有例無

送蕭俛相公歸山 趙嘏

眼前軒冕是鴻毛天上人情謾自勞脫却朝衣
便東去青雲不似白雲高

題關右寺壁不知何人作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
樓蘭劍買取黃牛教子孫

初致仕 白居易

南北東西無所羈掛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
多先到拜表行香盡不知炮笋烹魚殮飽後擁
袍枕臂醉眠時報君一語君應笑兼亦無心羨
保釐

林下書懷 杜世昌

從政區區到白頭一生寧肯顧恩讎雙鳧乘鴈
常深愧野馬黃羊亦過憂豈是林泉堪逸老只
緣蒲柳不禁秋始終幸會昇平日樂聖誰能擊
壤謳

和致仕張郎中春盡 蘇子瞻

投絃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祗風情舊因尊菜

求長假新為揚枝作短行不補自安綠壽骨苦
藏難密是詩名淺斟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
稱聲

寄子京

宋公序

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國均老去師丹
多忘事少來之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
上逢鷗想見親唯有弟兄歸隱志共將耕鑿報
堯仁

詩話

不任公卿

武帝遣使徵龔遂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
都尉東坡詩棄官縱未歸東海罷郡惟堪作水
衡踈廣東海人

毀車殺馬

馮良年二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耻
在廝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捷為從姜撫
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
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
年乃還鄉里故坡詩云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
何處問行藏事見後漢周穉傳

碧山不負

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
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杜甫贈栢學士
詩碧山學士焚銀魚盖用此

御詩送行

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
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
賜鑑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寮祖餞御
製送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
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
青門餞群英悵別深唐詩紀事

得午橋莊

張齊賢相以司空致仕歸洛康寧福壽得晉公
午橋莊鑿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
携觴遊釣榜於門曰老夫已裂冠冕或公紱垂
訪不敢迎見嘗以詩戲故人云午橋今得晉公
廬水竹煙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
府九尚書慕李大亮為人故字師亮

題詩徑歸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已

及期年大書詩於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
矣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
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
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李見素陳莊皆差致
仕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朋山錄

一出處

張退傳與文惠同時秉政張既以帝傳致政有
詩寄文惠曰赭案當年並命時蒹葭衰颯倚瓊
枝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高冥鳳在池倦游錄

風月閑人

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政居穎叔平來
訪永叔時呂晦叔知穎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爲
致語其詩曰欲知盛席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
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
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
乘歡舉白莫辭頻倦游錄

老鳳不去

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
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
嘗作詩譏之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飢烏臺上噤

無聲魯公遂致仕云

叔姪同歸

張鑄希顏祥符中登進士甲科歷四郡守五任
漕憲嘗帥南陽王介甫乃其門人也與姪昱並
以光祿卿致仕同歸鄉縉紳榮之杜祁公贈詩
云七十引年遵禮經君家何事最為榮清朝叔
姪同辭祿歸去田園盡列卿

還鄉散財

范景仁鎮喜為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
遂徑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
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
之貧者遂遊峩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暮
歲乃還京師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
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它人所
不能用迂叟詩話

香山九老

睢陽五老

洛陽耆英並見壽詞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二

前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三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退隱部

隱逸

羣書要語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卦 九四好

遯君子吉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

遯無不利 遯卦 天地閉賢人隱 坤卦 遯世無悶

不見是而無悶 乾卦 子曰素隱行恠吾弗為矣

中庸老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勿諼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三

一

一

詩身將隱焉用文之左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
隱語八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
次辟言十四舉逸民天下歸心焉二十窮則獨
善其身孟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同
上班嗣曰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
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漢叙傳埋光鏟采寶
威贊

詩句 養真衡茅下選賢多隱屠釣杜漁樵寄此

生杜

古今事實

堯遜許由

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
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
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
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
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耻
令牛飲其下流也逸士傳

許由一瓢

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

飲飲訖掛於樹上風吹歷歷作聲尚以為煩遂去之逸士傳

壤父擊壤

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舜讓支伯

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之

被裘拾薪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指公曰取彼金公投鑣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哉

踰牆而避

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趨勢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

者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

寧為生龜

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

寧為孤豚

齊宣王以千金之幣迎莊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菽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范蠡五湖

范蠡反至五湖辭於王曰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

國語

商山四皓

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

貧賤而肆志且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高士傳

子陵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侯霸與光素舊使人奉書願因日莫自屈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我天子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注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箕踞讀書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

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至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口授之使者嫌少求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光武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常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爲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竟不可屈邪乃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從容問光朕何

如昔時光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以足加
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位甚急帝笑曰
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
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

申屠絕迹

後漢申屠蟠先是游士范滂等非訐朝政太學
生爭慕其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列國之君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
之謂矣乃絕迹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使工圖形

姜肱威帝嘗徵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
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
工竟不得見之私告其友曰今政在闇豎夫何
為哉遠遯海濱賣卜給食卒

樊英無奇

後漢樊英南陽人順帝時備玄纁徵之固辭詔
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強輿入殿猶不屈
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
君能貧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
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

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
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不易萬乘之尊又
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
粟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食不厭陛下焉能
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乃為英設
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延問得失英
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後稱疾篤初英被詔奉
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獻奇謀深策談者
以此失望論曰樊英揚名朝廷待若神明至竟
無守英名最高而毀寂甚李因朱穆以為處士
純盜虛名也

耻屈後代

陶潛自以曾祖晉世宰相耻翁屈身後代自宋
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
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後惟云
甲子而已

遠志小草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
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
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世說

子驥短褐

晉劉麟之字子驥桓冲嘗到其家麟之方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麟之拂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飭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麟之為

長史固辭

畫牛喻意

梁陶弘景梁武屢聘不出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七松處士

鄭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號七松處士

為辨隱資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辨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宅在剡為戴安道起宅甚精整

山中蔬食

宋周顒於鍾山立隱舍終日長蔬曰綠葵紫蓼春韭秋菘

泉石膏肓

唐田游巖隱箕山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曰先生此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竹溪六逸

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志和垂釣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繆屨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躬為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

魏少游號其居爲玄真坊以門隘買地大其門
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少游爲構橋號大夫
橋

四明狂客

賀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
東臯子

王績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
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
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
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松菊主人

韋表微爲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吾年五十拭
鏡撈白眉遊少年間取一斑一級不見其味也
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拜官而卒

陸龜蒙以高士召不至素善李蔚及當國召拜
拾遺詔下而卒

希夷入對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
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驢從惡少年數百欲

入汴州中途聞 藝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
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 藝祖召不至
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
見宰輔丞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
可以教人乎曰搏不知吐納修養之術假令白
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 上博達今古深究治
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
勤心脩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奏帝益重之
聞見錄

召邵康節

康節與富文忠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
田棐大卿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
之不即舍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大卿
爲康節言康節不荅乃因之詔天下舉遺逸公
意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
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
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
至河南黃景操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
論首命官爲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
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

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
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為請知
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詞頭曰使邵某常
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
召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
去不理選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後常
秩賜對除諫官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某
卒不起有以也夫聞見錄

為買園宅

康節慶曆間過洛愛其山川風俗之美始有卜
築之意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官寺西天
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珂宅故基以郭崇廢
宅餘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
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
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
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
蒙耻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聞見錄

山中騎牛

劉渙凝之為穎上令掛冠隱廬山嘗作騎牛歌
曰我騎牛君莫笑世間萬事從吾好時陳舜俞

謫居山南亦乘黃犢相與往來

公卿訪隱士見寓公門

郡守訪隱士

林逋居西湖未嘗履城市杭守李及薛映每造其居清談終日

處士擬贄

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贄一啓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

今逋兩失之 諺聞錄

逸民言兵

蘇明允著權書衡論伊川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教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荆公所薄

排斥种放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 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告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群拜謁放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姪出拜嗣宗嗣宗

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踈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挾摛言放陰事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寢衰溧水

古今文集

雜著

許由先生廟碑

楊植

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至理由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糝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

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
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
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
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
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絜矣先
生逢桀紂是必拾絜而超用矣則聖道變化豈
有殊耶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
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
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壑靜先生宅也聖人
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
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
自絜雖死不襲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
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
往矣誰能宗見寥廓但箕頽之上惟餘清風噫
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
疇爲吾輩我來獨尋請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
于心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
夫火政雖去而劔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

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
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
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任人噬一單旅而已彼
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
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妄
人婢子亦攪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
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
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
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
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
何爲道之多也遂碑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
光武之故人也故入之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
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地蟄兮風
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
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
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
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爲一旅
人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况故

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
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
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
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
盪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
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
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
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
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
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
高水長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
堂自爲記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
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易一字公瞿然扣
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薄
而德字承之乃似赳赳擬換作風字如何

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容齋隨筆

與山濤絕交書 晉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前年從河東還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皆古隱者慨然慕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復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戈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
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
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
雖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
爲重已爲未見怒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
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
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富與之共事或賓客盈
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
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
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
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
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
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
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
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
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
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
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
也令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
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野人

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辨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

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
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
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
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
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
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
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
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
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
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
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
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
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
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
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

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
而曲如徃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
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獲兮呵禁不詳飲則食
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
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招隱士

淮南王安

朱文公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淮南王安好古愛山招致賓客客有八公
之徒分造詩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
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焉此篇視漢諸作
最爲高古說者以爲亦託意以招屈原謂
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猿狖
虎豹非賢者之偶欲使屈原急來而原卒
不來故終篇卒致其意若曰非不可留但
不可久耳不敢遽必其來之詞也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
龍從兮石嵯峨谿谷蘄岩兮水曾波猿狖群嘯
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
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
塊兮軋山曲峴心淹留兮惆恍忽罔兮沕僚兮

慄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歛岑碕礧兮砢
硿礧硿樹輪相糾兮林木茂翫青莎雜樹兮蘋
草藿音髓靡白鹿麇麇兮或騰或倚狀貌崢嶸
兮峨峨淒淒兮漣漣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闔兮熊羆咆禽獸駭
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北山移文

孔稚珪

周顒字彥倫隱北山後應詔出爲
海鹽令欲過此山孔德璋假山神
作文以却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亭夫以
耿介拔俗之標瀟洒出塵之想度白雲以方潔
千青霄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夫亭亭物表皎
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
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有始終參
差蒼黃翻履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
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顏
闔習隱南郭子綦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

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
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
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歌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
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
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
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艾製
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
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
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
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快長檣法筵久
埋敲扑誼躑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
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
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
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
雲誰侶碣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
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
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
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
峭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吊故其林慚無
盡碣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

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
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
薜荔無耻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
汙綠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
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
膽疊頽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
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古詩

招隱

陸機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
浚谷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
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冷
冷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
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反招隱

王康琚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
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
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鷓鷯先晨
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
信衆人偏智任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招隱

左思

杖策招隱士荒耳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
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織
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
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躊躇
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四皓

李白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卧松雪間宜翳不
可識雲窓拂青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
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太
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兩歛起生羽翼功成
身不屈舒卷在曾臆宵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
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跡

遣興

杜甫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
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舉家隱鹿門劉
表焉得取

同王維偶然作

儲光羲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

枕眠荷篠者誰子
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
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
高話羲皇年落日臨層
隅道遙望晴川使婦提蠶筐
呼兒榜魚舩悠悠泛綠水
去摘浦中蓮蓮花艷且美
使我不能還

送董元達

謝無逸

讀書不作儒生酸
躍馬西入金城關
塞垣苦寒風氣惡
歸來面皺鬚眉斑
先皇召見延和殿
議論慷慨天開顏
謗書盈篋不復辨
脫身來看江南山
長江袞袞蛟龍怒
扁舟此去何當還
大梁城裏定相見
玉川破屋應數間

寄隱士

謝無逸

處士骨相不封侯
卜居但得林塘幽
家藏玉唾幾千卷
手校韋編三十秋
相知四海孰青眼
高卧一菴今白頭
襄陽耆舊節獨苦
只有龐公不入州

律詩

王居士

許渾

筇杖倚柴關
都城賣卜還
雨中耕白水
雲外斲青山
有藥身長健
無機性自閑
即應生羽翼
華表在人間

寄題商洛王隱士居 許渾

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
夕陽尋蜂收野蜜隨麝拾生香更憶前年別松
花滿石牀

題韋處士山居 許渾

斲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
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度稀不聞砧杵動應
解剪荷衣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棄主多病故
人踈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
月夜窓虛

贈方干 僧貫休

盛名與高陵今近謝敷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
灌園投綸侵海分得句覓雲根白日昇天路知
君別有門 弟子謂李頻

閑居 方干

世人初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粳任
水春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鍾身在能無事頭
宜白此峯

寄紫閣隱者

張籍

紫閣氣沉沉先生住處深有人時得見無路可
相尋野鹿伴茅屋秋猿守栗林唯應採靈藥更
不別經心

贈隱者

張籍

先生已得道市井亦容身救病自行藥得錢多
與人問年嘗不定傳法又非真每見隣家說時
聞使鬼神

送友人歸山

張籍

出山成白首重去結茅廬移石修廢井掃龕盛
舊書開田留杏樹分洞與僧居長在幽峯裏樵
人亦見踈

書友人屋壁

魏野

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
避煙閑唯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相尋者還
應我最偏

贈隱者

薛能

自得高閑性平生向此棲月潭雲影短山葉雨
聲齊庭樹人書匝攔花鳥坐低相留永不忘經
宿話丹梯

山居

姚合

喜得山中住閑眠夢不驚時泉和雨落秋草上
墻生因客始沽酒借書方到城新詩聊自遣豈
足赴聲名

題處士盧岵山居 温庭筠

西溪問樵客遙識楚人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
露沙千峰隨雨暗一徑入雲斜日暮飛鳥散滿
山薺麥花

贈蔡處士 鄭谷

無着復無求平生不解愁鬢疏貧淨潔中酒病
風流肯趨陶山相詩篇沈隱侯小齋江色裏籬
柱繫漁舟

梁燭處士辭金陵相國杜公歸舊山
因以見贈 鄭谷

相庭留不得江野有苔磯雨浙尋山遍孤舟載
鶴歸世間書讀盡僧外客來稀諫署搜賢急應
難借布衣

拜左拾遺歸隱 王易簡 南唐

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
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

招揚德逢

王介甫

山林投老倦紛紛獨卧看雲却憶君雲尚無心
能出岫不應君更懶於雲

書湖陰處士壁

王介甫

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
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訪隱者

王介甫

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着殘碁先生醉卧
落花裏春去人間揔不知

偶書

王介甫

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
專一壑只逢車馬便驚猜

退棲

司空圖

宦遊蕭索為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得劍乍如
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燕昭不是空憐馬支
遁何妨亦愛鷹自致此身繩檢外肯教世路日
兢兢

贈方干

僧可朋

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頭月裏豈無
攀桂分湖中剛愛釣魚休童偷詩藁呈鄰叟客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三

乞書題謁郡侯獨泛短舟何限景波濤西接洞庭秋

題獨孤處士村居 薛逢

江上園廬荆作扉男驅耕犢婦鳴機林巒當戶
蔦蘿暗桑柘遠村薑芋肥三畝稻田還謂業兩
間茅舍亦言歸何如一被風塵染到老云云相
是非

偶題 陳圖南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
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劔戟扶危主悶
見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
般春

謝富相公見招 邵堯夫

相招多謝不相遺將為宵中有所施若進豈能
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為願同巢許稱臣日甘
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
安危

詩話

賦白雲詩

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

景賦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
怡悅不堪持寄君談藪

處士盜名

李渤石洪温造為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
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
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
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
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為處士乃刺口論
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索高價以玉飾僕御以
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
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
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
也漁隱

萊公訪隱

章聖幸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
所居時魏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
垣而走後寇萊公鎮洛凡三邀不至萊公暇日
寫刺訪之野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
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歡將別謂萊公曰盛刺
不復還留為山家之寶再秉釣軸野嘗游門下

一日獻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
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於窓
朝夕吟哦之 古今詩話

處士趨朝

穎上常夷甫以行義薦朝廷官之不起歐陽公
晚年治第于穎思歸未得嘗有詩曰笑殺汝陰
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公既改政而處士以
待制起朝請人改之曰却笑汝陰常處士十年
騎馬聽朝雞 涑水燕談

詩譏隱士

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撥齋飢老鼠
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
鰲縮頭

畫隱者居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
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絕 真宗聞之遣
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 輔臣觀焉
上歎賞之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 帝亦遣
人圖之故野有詩曰幽居 帝畫看 涑水燕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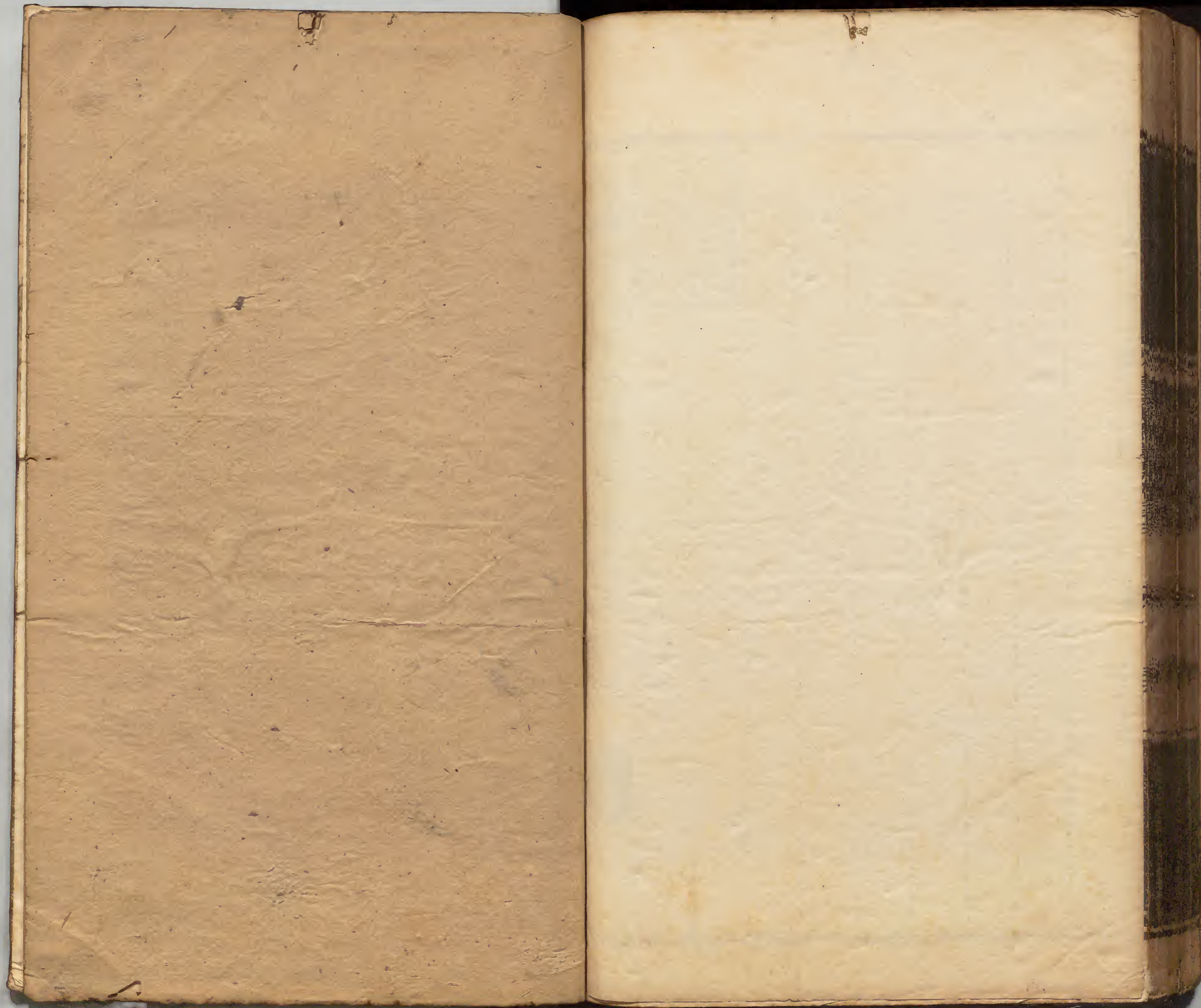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三



前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三

前集



存
乱
之

